

董雲霞著

飲酒百醉

喝酒喝到微醺很有趣
醉眼矇矓，說話有點大舌頭
臉上帶著遲鈍又幸福的笑。

我喜歡跟好朋友一起喝酒，喜歡看朋友喝得茫茫的樣子。



飲酒醉 / 董雲霞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 :
漢藝色研出版 ; [臺北縣] 中和市 : 三友總經
銷, 民85
面 ; 公分. -- (散文集合 ; 37)
ISBN 957-622-364-4 (平裝)

855

85005198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散文集合37●

ISBN 957-622-364-4

飲酒醉

作 者 / 董雲霞

法律顧問 / 謝天仁律師

水 墨 畫 / 小 魚

製 版 / 台欣製版有限公司

發 行 人 / 程顯灝

電 話 / (02) 2259766

總 監 / 林蔚穎

總 經 銷 / 三友圖書公司

美術編輯 / 邱元昌

地 址 / 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

出 版 者 / 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電 話 / (02) 2405600 2405707

製 作 部 /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
傳 真 電 話 / (02) 2409284

電 話 / (02) 7031828 7057118

初 版 / 中華民國85年7月

傳 真 / (02) 7024333

劃撥帳號 / 0788033-5

登 記 證 / 局版台業字第3328號

定 價 / 新台幣 220 元

董雲霞 著

飲酒百卒



不是花中偏愛菊

木子元松

——爲董雲霞新書寫序

和董雲霞的認識是在小魚家，我由於很喜歡小魚的人、小魚的書畫印，往常一年總會去小魚家一兩次（年來則次數增多）。小魚家是適合多人暢談古今事，也適合獨自在院子喝茶想事的地方，之所以語默都可以盡情順性，是因為小魚夫妻倆都是感性的人，使得凡去他家的友人，都自然會感到無拘束，盡興談論彼此關心的事，而董雲霞比起我應該更是這裏的常客。

小魚的文章我一樣很喜歡，我常跟人家說他的文章我一輩子也學不來，不過我只讀過幾篇而已；同樣的，我知道董雲霞在時報周刊有個專欄已經連載兩三年了，幾個月前還聽說要出書，而我也僅讀過其

中一兩篇。主要原因是，我覺得不認識他們的人是需要透過作品去了解他們，但對我而言，「識人如同讀書」，他們的性情、心地、風格、品味和鑑賞力，比之文章是更親切的。

半個月前，小魚、董雲霞和我一起去爬台北近郊的拇指山，同行的還有現代禪五、六位禪修老師。這陣子我們比較常爬山，主要著眼於運動保健，再者「何處青山不道場」，邊走邊談有時更能醞釀清晰的思路，使得談話內容深入。在爬山六、七個小時當中，我們的話題依舊廣泛，從春秋典故到當前時事，從社會新聞到股票投資，當然我們必然也談到人生的感受和有關書畫、寫作的事；在這回的登山行，我意外的發現董雲霞比以前更美——那是一種心智成熟之美。在持續的交談中，我了解董雲霞已在既有的文人氣質之外，另增添一種「對人生懷有茫然惆悵感的自覺」。從禪的角度來說，一個修行人應該是會對他自己的身心和所處的世界產生反應，當內心的感受、思緒混濁不清或者與外在的天地人生無法產生和諧感時，則會生起不安、空虛

的自覺，這種自覺在禪而言，是達到天人合一、身心泰然之境所必需，可惜一般學禪者通常急忙從經論或師父那裏索求答案，以致喪失內在的自覺力。我相當驚訝董雲霞曾幾何時竟然也在偷偷思考人生？！

由於對董雲霞有了這層新的認識，所以在得知小魚正在為董雲霞的新書寫序時，我也自薦為她寫一篇。為董雲霞寫序是件愉快的事，而細心閱讀她的書稿，則又使我有番的逸興。當讀到〈懷舊〉，文中所散發的惜物、念人、憶往的感情，使我直覺得「對！她就是這樣的人」。而她偶而穿的那件藍毛衣，原來是二十年前她姑姑手織送給她的；當讀到〈很鬱卒〉，文中藉著早上醒來以至上班途中的瑣事，襯托對生涯與命運的悵望，使我發覺其實董雲霞在一年多前，已正視生命的矛盾和困惑；當讀到〈兩個男人〉，又使我不禁笑了出來，因為文中所寫的兩個主角「春風得意王」和「沒完沒了王」都是我認識的，……其他像〈大懶人〉〈荒寒〉〈童言童語〉〈不要做人〉〈飲酒醉〉〈嵯峨流〉……等等都引我會心微笑。

我覺得董雲霞這本書是在寫她的心、寫她的情。在這繁華忙亂的社會，她纖細恬真、感性柔情的自白是可以使讀者稍息塵心洗滌心靈上的疲憊的。

「不是花中偏愛菊，此花開盡更無花」，我鄭重向讀者引薦這位朋友及這本書。

碧山人來

小
集

數年前，董雲霞說她很想好好寫文章，我說寫就寫啊，她說可是很懶，她說「懶」字使她很多想做的事而未做成。但如今終於寫成了這本書，有關「懶」事在書裏有提到。文章坐下來寫便是，「懶」字只是一個藉口。本來為董雲霞寫序的事我也想用「懶」做藉口，然而我怕董雲霞說：你懶得寫我的序文？這樣我就会被罵死了。

然而「懶」有時看起來真是一個美德。董雲霞就是這樣懶懶散散的，凡事慢慢來，而顯出一種手工藝式的雅致。譬如有一次我們一行到京都清水寺遊玩，走到一個茶亭喝茶，侍者送來每人一碗茶及一團紅豆，大大的茶碗卻只一點點的綠茶，紅豆也只有一口的份量，看著侍者那麼敬謹端來的模樣，以及那麼優美的風景，我本來想一口吃掉紅豆，又不敢，此時禪川禪師不但一口吃了紅豆，又一口喝掉綠茶，

終於被董雲霞笑罵：有這種吃法？這麼不懂情調。

有很多日本式的雅致，其實是承襲自中國，我們在自己的地方反而不多見，所以在日本看到一些雅致的事情，我們就有一份親切感。董雲霞寫在飄雪的南禪寺吃湯豆腐，可以說是極為雅致的一件事，豆腐的味道是介於有一點點豆腐味和全然無味之間，豆腐的紋理是曾經用麻布包著，有粗粗的麻布紋也可以說是細細的麻布紋，從清澈的水裏撈起來吃，任何人也能感受到這其中有什麼啓示，有點是「藉吃練心」的味道。董雲霞於此中深能體會而近乎沈迷的地步。然而董雲霞又提到她〈京都的朋友〉曾經在南禪寺打工，扛著一簍熱毛巾奔跑在客人與廚房之間。若分成兩類：吃的人和做的人，吃的人是「藉吃練心」，那麼做的人可以說是「藉事練心」了。我們知道：看似淡淡的東西，做的人在每一個環節都要非常注意才可以。董雲霞具陳了這全部的狀況。

至於像深坑豆腐，這樣有特色的東西，台灣北部不少人都開車到

深坑去吃。可能是台灣現在有點墮落，太物質化了一點，對眼耳鼻舌身意的薰陶，似乎只注重「舌」的部分。而其實，以深坑豆腐的濃重豆腐味，以及燒煮成咖啡色，也可以提昇出一個境界出來。如果日本的湯豆腐是「真味只是淡」那確實單薄了一點，那麼深坑的豆腐可以說是「真味只是厚」了。所以我們看到很多人吃得心不在焉，桌上杯盤狼藉，地上黏黏膩膩，吃完走出來可能會踩到一灘污水，找到自己的車子，車頭被撞凹了一塊……如果大家都用心一點，就不至於這樣，吃深坑豆腐將是一大享受，絕不遜於南禪寺的豆腐。董雲霞的「鬱卒」很多的部分在這裏，雖然她說的不是深坑的豆腐。

董雲霞這本書裏，有些是反觀自省的文章。在時報周刊連載期間，我總是有幸第一個從傳真機收到她剛出爐、熱騰騰的文章，通常都是趕著要畫插圖，雖然時間都很急迫，但對我來說，不算是一個麻煩，我畫的內容通常只是跟文章有少許干係便了事，有時還多畫一些讓她挑。反而我最主要的心情在看她的文章，總是感受到她那「酒店不要

打烊」的熱情和悵惘。

關於「酒店不要打烊」，有時我和我太太，想來想去，想看什麼方式，邀董雲霞去哪裏，而總是找個地方吃一頓，無非也是藉機聊天、談心，有時「轉戰」至另一個朋友家，至天亮方散。最近我們又有一種聚會的方式——爬山。我們通常和李元松老師、禪川禪師一起爬山，這是需要有點體力才行的，但是李老師常邊爬邊講話，聲如洪鐘，談話內容又如黃河之水天上來，讓人無法瞭解話題出自何方。最近的一次爬山，我們只爬了十幾分鐘，就在一個小涼亭坐下來聊天，談到爲董雲霞的書寫序時，李老師說，什麼時候寫不曉得，但只要一開始馬上就寫好了。過幾天，果真寫好了，還託禪川禪師對董雲霞說：哪邊不滿意，可以改，沒關係。像父親在寵一個小孩。

文字世界儘管迷人，總是由一個迷人的人寫出來的。一個人深情又雅致，就很迷人。我家有一個董雲霞的常座位，如唐人語句：「碧山人來，清酒深杯」，我常常在等待碧山人來。

夢裡不知身是客

董雲霞

我作了一個夢。

夢裡面，我和弟弟到一個住在山裡面的朋友家。

我很羨慕朋友住的地方，有庭院、有池塘。我心想，若是我的話，會在靠近竹籬笆的地方，放幾塊石頭，種一些草花，然後院子裡面，要種很多花樹。

夢裡面，我是現在的樣子，弟弟却是小時候模樣。他很依附我，就像小時候我總是帶著他到家附近的河堤邊玩耍、散步。

然後，夢中的場景一變，忽然天搖地動，發生了可怕的大地震，我隨著人潮茫然前進，不知方向地飄流。好像我坐上一輛公路局車子，好像前方有塊被震落的巨石，巨石下壓著一輛破碎的車子，我的心茫然失措，想著還在朋友家的弟弟，想要倒回去接他，又惦記著吳興街

的家，不知道家人怎樣了！

然後，夢裡的場景又一變。我在廣大無邊的田野之中，四顧無人，大地震過後，我要回家，但是身無分文。我走過一處菜園，看見農夫留下的菜籃，還有菜籃邊一落銅板，就拿了幾個。再走到下一個菜園，還是一樣的菜籃和銅板，我又拿了幾個。

然後，夢就醒了！

醒來以後，我想，這真像我的夢，或者說，那個夢裡面的人，真像我。

我就是這樣一個人，有一點夢想，却在人世洪流之中不太確定、不太有目標地飄流著；我想好好照顧親人，却常常自顧不暇；我左牽右絆，却往往左支右絀；我對生命的無常變動心惶惶然，却又不知如何是好。

這本書寫的，也就是這樣一個人。在人生的一段時日，我的憂悲苦惱，我的開心和傷懷。寫這篇序的時候，回想當日的眼淚與笑聲，

覺得漸行漸遠，自己不知不覺已經來到生命的另一段歷程。我想，我是不可能再有那樣的心情，再寫那樣的文章了，然而我很高興，我成了現在的我。

這本書的結集出版，首先要謝謝我的姊妹淘阿芬，她主編時報周刊別冊，為我闢一個欄，讓我愛寫什麼，就寫什麼。也因此，在時報周刊整片奇聞軼事、光怪陸離世界中，竟然出現了我這樣「格格不入」的文章。

書裡面每篇文章都有配圖，都是小魚畫的。小魚是我的篆刻老師、是兄長、是摯友。很多個夜晚，我在交稿的最後期限急急把稿子趕完、急急傳真給小魚、急急請小魚畫圖，他總是連夜把圖畫好，隔天清晨，郵局一開門就幫我快遞寄出來。我常想，這世間不會再有另外一個小魚。

初看我文章的朋友，有些會說好像有點小魚風，然而我知道，小魚的醇厚、率真、痴情我都學不來，所以我只能順自己心性，寫自己

的感情。

我最欣喜的是，創立現代禪的李元松老師，竟然願意為這本書寫序。其實就學禪而言，李老師的萬仞宮牆，我根本連門檻都還沒有碰到，再者，李老師向來只寫思想性的大塊文章，如我這般「小道」，原不敢奢望能入李老師「法眼」。

對於多位師友的厚愛深情，除了感念，真不知該說些什麼。

目錄

不是花中偏愛菊・李元松／2

碧山人來・小魚／6

夢裡不知身是客・董雲霞／10

懷舊／20

嵯峨流／24

黑髮與白髮／28

京都的朋友／32

關於櫻花／36

戲夢人生／40

聚散／44

田園夢／	48
獨行／	52
有一天／	56
舊家在基隆／	60
紐約紐約／	64
流浪的狗／	68
姊妹淘／	72
薄倖男子／	76
談心／	80
鄉愁／	84
看海／	88
物累／	92

